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宋 衛湜 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録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荅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

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
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
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
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
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
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内之治也故以
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

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位則有等内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

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下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别之也

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徵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

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

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績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纒之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會由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

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敎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豖腊之禮除服之服又教為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原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

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肴膳非唯
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古昔君
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
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
故能為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
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
不存則禮之道或幾乎絶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

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
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目言之則曰
紀以數言之則曰筭檀弓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筭為
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
豕腊言設其祭物也修其宗廟言脩其祭所也物不
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
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

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為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為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已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敎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敎也庶人遽於

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筭為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佚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猶將

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既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飼而於其順之則曰罷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罷

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巳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為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巳則以恭儉為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為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

教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廹窶則行禮也易救死不贍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宫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為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

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强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已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艮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

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今見以為實其不見道遠矣淫德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者較而盡之固也詩曰自我人究究午之言逆陰進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曰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王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苟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

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
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為
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
而侍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歛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為百姓之德人道

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

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先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

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

之倫而先之以政也

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

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

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焉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已也興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

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蔑如而無所象似也

高宗之言弗類充虞之言不肖皆其意也夫政在養人故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為大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

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乎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於閨門之内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於人其敬至于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

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

山陰陸氏曰所以致愛人禮為大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踈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為敬

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曰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别父

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興敬於大昏者為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又得以為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𤣥駮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引此記為證然詩文王親迎之時猶為西伯鄭駮未定以荅哀公所問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所駮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為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于

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别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侯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讙魯受女於讙則亦書之者讙魯地也葢亦罪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别也此所以知其親迎必達于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主者為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後社稷者内外之序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

後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之言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

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敎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

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屬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註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註引昏義是也　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已重與已慤已燛言已同意天地之明神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以備内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配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䰟魄皆配天地神

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言之直也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君聽外治后聽内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内以治之乎且二南之詩始言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也凡此皆禮所以施於為政之效也故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遂之為言專也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

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

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

祭服則内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

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

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

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

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

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葢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陂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

興之若是之迹具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為然有大姒之心則不亦可乎

廬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

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正辭之義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吴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悔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

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氏曰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故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愛已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妃皆然前汎言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

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已身及已之妻子則天下懐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居豳為狄所伐毛詩傳文毛詩所引皆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吕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

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為著代之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為主於内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親之於子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廟中者竟内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

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爲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

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
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
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
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
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為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
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
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為大身者父母

之遺體故為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慊乎天下蓋脩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慊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

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葢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

以敬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動固可以不慎乎過言而民以為辭過動而民以為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

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務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

曰成巳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巳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

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

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物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荅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為是不能成身夫子又荅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内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

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

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

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

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

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成無物所謂物者凡吾

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為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已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

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内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為君子矣周

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

橫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

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為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為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

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脩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荅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不能久無為而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

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閉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為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為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為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使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為哉唯其無為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為

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為而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橫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為而成然每一物雖纖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二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千烏有一不闕心而必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其不可道存乎志言之妙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蹵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

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蹵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勸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非何為謙辭孔子善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荅以所行不已之事蠢然愚蔽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擬其事親則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惷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

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徳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

曰孝思維則是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者此言成身所以事親事天

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成乎身不得乎親矣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為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為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

謂事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間而不能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為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為福

虙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生皆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其可過乎物而為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乎物之内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

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有厚有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為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為孝而不敢過焉孝如伋壽至於争相為死過乎物

矣

建安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

戹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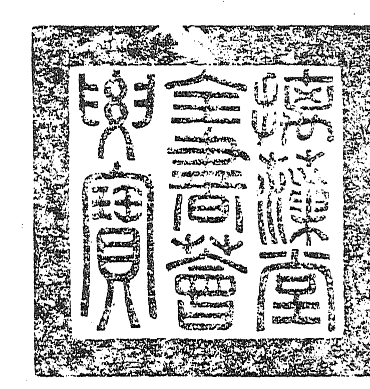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謹案第二頁後八行而位則有等刊本位訛信今
改
第五頁前五行故能觀其會通刊本觀訛勸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而致美乎黻冕刊本黻冕訛黼黻
今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亦謂之好刊本謂訛為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安得聞此言也刊本聞此訛
此聞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八行子思曰不成無物按中庸成作誠葉注引證成身作成字疑係誤引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不成乎身孟子成作誠此書不知何據

第四十頁後八行喜而不忘也刋本喜訛嘉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九　　宋　衛湜　撰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録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

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已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食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已於其內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衆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衆之動咸失其宜矣言得其宜者所以盡敎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敎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葢猶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

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縱言其妙而不絕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脩身至於樂脩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内外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孔氏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馬氏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墮而須臾不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横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豈特易而已達於禮者蓋亦如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鄭氏曰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仁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孔氏曰子貢問禮不讓夫子因感諭之言不中禮則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給謂捷給逆謂逆亂捷給之人貌為恭敬慈仁奪亂真慈仁也

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

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為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為越席矣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又進又不為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貢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狥外者忘内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

倫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餘未有言也賜也輒當此語是故謂之

給

講義曰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

木訥為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

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

仁為給所奪矣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産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産甞以其乗車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孔氏曰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鄭註子産約孟子

河南程氏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

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敎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

中道之所以為難也然子張既不得乎中道而又當時門人未嘗列之於四科孟子反以謂得聖人之一體何也夫具體而微者若仲弓之差於三子猶以為不足而不得與於其間得聖人之一體者若冉有季路猶以為有餘唯游夏在四科之末始為得之子張者又列之於游夏之後則其為人固不足議也然必以游夏與子張同為止得其一體者何也蓋抑其文學所以進德行而賤其過與不及所以貴中道也然

子產之過與不及既類於二子則荀況以為不如管仲不亦可乎夫子產之不得中道則然而為管仲者其能不失乎中道者哉孔子於子產則曰惠人又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於管仲則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是二子皆有取焉然子產為人則不如管仲管仲為己則不如子產

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為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鄭氏曰禮乎禮唯有禮也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夫子為說禮之事凡有

三節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是語辭然猶如是

延平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為能惡而為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惡者人之同惡好者人所同好禮因人之情在好則全之在惡則領之上言商師子

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賔客皆全好之事

山陰陸氏曰率爾而對勇使之也越席而對知使之也子游見所以語師與賜如上所謂故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領猶理也樂記云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慶源輔氏曰禮所以制中亦所以風子貢之給也子貢所問者用其意夫子所荅者據其極子游蓋因夫

子之言而有得於禮之用也然則好問者不如默觀者之易發也審矣

金華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下言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

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

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註稱后稷句龍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悪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為陰神為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

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内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敬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

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壯者有以厲有所讓則頒白不負戴而車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賓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

金華應氏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

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之故主乎仁焉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

山陰陸氏曰夫如是可謂全矣若老莊所謂雖好而不全也蓋自相往來觀之射鄉之禮仁矣自不相謁

請觀之食饗之禮仁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敎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氏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

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三族族屬也鄭註昏禮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謂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不同也宮室得其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註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得其時周

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言所乗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

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横渠張氏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為大若虛罷然茍能體經自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為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茍明乎道矣則治國之理灼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為過哉居言其常居

處言其暫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奥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

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然月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為事對武言之亦罷而已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者以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為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而為族兄弟合長幼而為族夫婦合內外而為族合是三者皆有相與禦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為父子孫釋士昏禮又

以為三者之昆弟釋莊子者又以為父母妻子族皆失之矣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外方其行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鼐揜者為鼒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

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其器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爲言者蓋量爲器之大者爲器之重者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從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

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是矣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敎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各有其體是矣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各有所施是矣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

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也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

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

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為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為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商容之閭之類辨說得其黨苟非真質雖有妙斲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政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予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

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説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

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
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乎何所之適以之居
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猶前經得禮之事别即辨也
前云閑戎事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武功前云成由
不成故失其制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
則為君上失徳不可為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為已之謂也取是事而治
之以是禮故曰即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

相者相步也倀倀者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和經曰禮爲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衆祖謂如祖迎之祖無以祖洽猶言無以合離於衆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釆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

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

也

孔氏曰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為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内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之中鄰國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賔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賔賔飲訖而樂闋一也賔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

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則是
聖人也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
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夏籥序
興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武次序
更遞而興故鄭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於是陳列薦
俎次序禮樂備其百官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君子見
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
五事通前四事為九也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

上五事周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配前為五還中矩謂方行通前為六和鸞中釆齊釆齊樂章名謂出門迎賓和鸞之聲中釆齊之曲通前為七客出以雍雍詩篇名言客出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為八徹以振羽振羽樂章名言禮畢徹罷歌振鷺通前為九無物不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覆上縣興之文主人獻賓而作金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作金是賓示主人以敬情是

示情也升歌清廟亦覆說上文上文不載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象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業之大事也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盧氏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王氏曰大饗九者揖讓入門

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下五事與鄭同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其禮所以

為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禮為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觧揖讓而入門者接之以禮也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即郊特牲所謂卒爵而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言亦互相備也象即詩所謂象舞也武即詩所謂大武也並見明堂位觧夏即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

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規則圜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玉藻言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圜者動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玉藻解主人肅客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鷺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徹以振羽則於噩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雝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噩而已此重輕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

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

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

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復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强故以進為文而樂本人之所樂故以反為文也樂既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既奏矣則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簡兮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禮樂之所以為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為主則又將沿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

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山陰陸氏曰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王藻行以肆夏知之也熊氏云勺籥也則籥蓋舞勺武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

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避清廟下管新宫避象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言聖人遠乎哉在乎鍾鼓管絃動容之間而已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可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者言下而象武興夏籥序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蓋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魯用王禮則以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故曰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耳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者客出以雍徹亦或以振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則

振羽固振鷺也下而管象示事者象維清之詩也其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文王聖之清者也清廟神靈在焉維清其緒餘也一則升歌一則下管以此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間於畎畝之中要其徳大而能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為物叩之則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鐘磬既升堂聞鐘磬情已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

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饔餼以薦諸俎擯介詔相以備百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焉蓋仁以禮立禮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者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為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終故行則圜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和鸞中

來齊者不失節也既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者可知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

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宫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釆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眂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

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
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
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
之欣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
神步中鸞和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强同
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長樂陳氏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為
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

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禮書

又樂書曰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遜而為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為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賔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

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事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為翟矣翟雉五色備為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戚

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閒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難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者所以為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

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為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専以虛文為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内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内德淺薄則外

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别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註引王制明上從天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以前經是諸侯禮樂之事故鄭註如此是中說前經也

長樂陳氏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

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

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為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唯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唯君子能不踰節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者禮之華禮者樂之實不能樂則不能成

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薄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虚

山陰陸氏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寛若禮好色則禁怨讟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讟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讟而不亂是也故君子以詩濟禮而後不繆詩曰遠送于野遠送過禮也而詩不禁方是時茍以為非禮可謂繆矣據禮婦人送逆不出門薄於徳於禮虚王文公

曰肉以骨為體禮以徳為體

慶源輔氏曰動則為禮作則為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徳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曰文為文章所為

孔氏曰此經明行禮在人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爼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為制度文為雖同出於樂要其所

以制度文為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樂書

延平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徳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謂之偏夫䕫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䕫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䕫善樂不聞䕫達禮故越席而問䕫於禮其亦窮與孔子言令人解樂為全不知禮䕫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䕫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得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

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别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素與徧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若周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六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況虞舜之庭而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素與徧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

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嚴陵方氏曰有所屈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於稼

馬氏曰古之人與疑之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為實禮以樂為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

禮者體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

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爾茍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為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為偏舜之命夔典樂

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為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為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寛剛簡之德達之以温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慶源輔氏曰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盡其義而無

不至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

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錯猶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為政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

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
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
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
飛走動植來為瑞應也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
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
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别外内莫敢踰越者皆由此
禮樂之道而出也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奥之外有

賔位東階謂之阼故鄭云賔主之處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樂記所言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内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荅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

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强誇而目巧者以此隅有奥則尊者所處而别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别於賔所謂

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為政之大

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啓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太平萬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廢興主乎人則衆所由而治亂

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明上下皆有所
辨況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具有哉
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為主孟子
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
者為主室之與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
室有阼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
辨者古之禮也以為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也

臨卭宋氏曰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與此經相為表裏葢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鐘鼓玉帛謂其取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而非以致太平之道必欲致太平非取成於我不能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九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著其字言可法也刋本字言訛言事據注疏改

第二頁後四行三子陪侍刋本子訛字今改

第三頁前六行夫豈特易而已刋本豈訛其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圜者動刋本動訛同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八行聲不容而默喻矣容字疑有外誤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示情也刋本情訛禮今改

第三十頁前六行慈湖楊氏曰刋本楊訛陽今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何以言為也刋本何訛可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八行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刋本

下歌字訛可字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樂者得于中所謂文也句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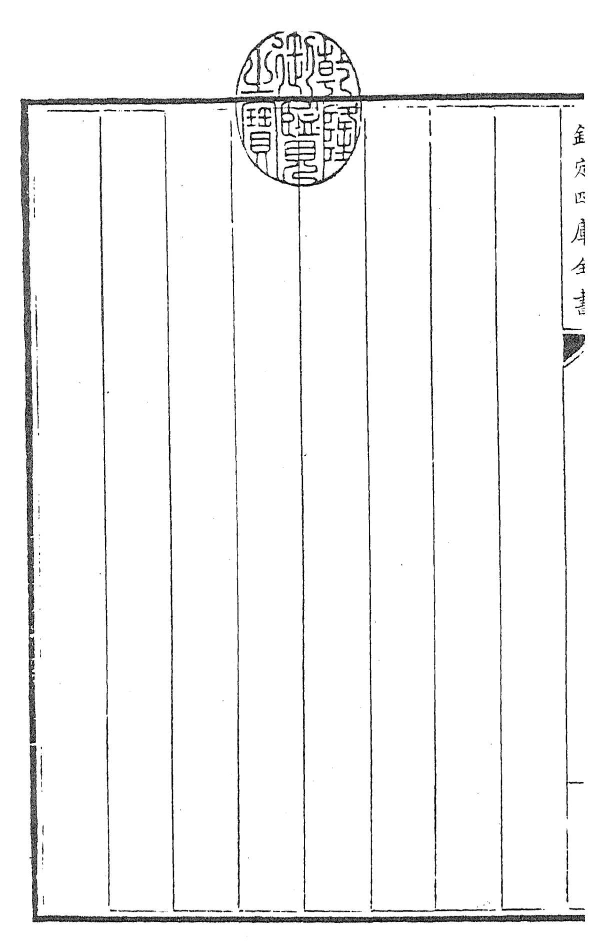
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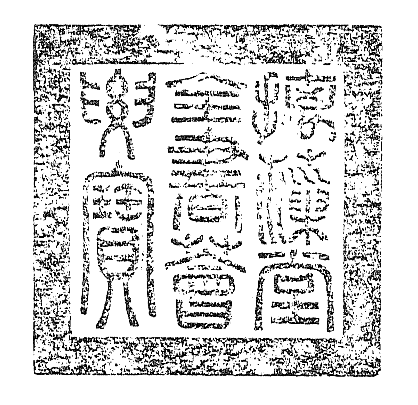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頁後六行故君子以詩濟禮而後不繆

刋本君訛孟今改

第四十頁前六行戒之以無虐無傲刊本虐訛虛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